

冷戰二十五年的美蘇關係 (六)

袁道豐

詹森總統任期內的冷戰

詹森總統的任期是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起至一九六九年正月廿日。他補足甘迺迪的未滿任期時日後，曾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大選當選。因推行甘氏的政綱成功，他得票之多，為美國當選總統所僅見。但因擴大越戰，他乃變為一不孚民望的元首。

一九六七年六月蘇聯總理科喜金來到美國，和詹森在格拉斯保羅(Glassboro, state College)州立大學的校長官邸舉行會議，談中東與越戰問題，並無具體結果。次年六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禁止核子播散條約。不到一個月，美蘇政府都簽訂了，因為這對兩國都有利無害。

談到美國介入越戰，實由來已久。杜魯門時候，她便花了三十億元去援助法國，對付越盟。艾森豪佛和甘迺迪也使國家一步一步的陷入泥淖。一九六五年因北越砲艦襲擊美國停在東京灣的

戰船，詹森在一怒之下，便令空軍轟炸北越海岸。同時國會通過議案，准他使用武力，以應付越共。

當時，美國軍政當局想：以她的富強，要使北越屈服就範，豈不是易若反掌。政府對人民的解釋是美國對安南有條約的負擔。如南越一失，馬來西亞，暹羅，新加坡等都會像牌牆似的，一個倒一個，變為赤化。同時美國如不守約，更何以取信於世界？

戰事一天比一天擴大，美軍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到了一九六八年已增至五十三萬人。北越的正規軍和南越的共軍根本不願作陣地戰，實行出沒無常，乘隙而攻的游擊戰。結果，美國飛機雖曾拋擲較上次世界大戰整個戰爭的炸彈還多，並沒有使敵人潰敗投降。

國際輿論對美國這種作風，有同情的，也有責難的，但她得到的實際援助很有限，遠不如韓戰所獲的援助。除南韓派兵五萬外，澳洲，紐西

蘭，菲律賓和暹羅祇派象徵式的隊伍。英法和西德都按兵不動，與其說是同情，毋寧說是「不以為然」。西德尤其害怕美國把其駐屯軍由德調越後，她的安全會遭受蘇聯的威脅。

北越是一個貧瘠而工業落後的國家，她純靠蘇聯和中共的軍火和物資援助，以支持長期戰爭。她們都想藉此以牽制美國在他處的活動。戰爭愈延長，美國的國力愈消耗。她每年須費三百億元，僅能維持不敗的地位，借刀殺人，是克里姆的一貫政策。這又是一個例證。

詹森原以為猛烈轟炸及大軍作戰，可以迫使越共瞭解戰勝美國既不可能，則祇有談和之一途。詎知越共以美國人民厭戰情緒，與日俱烈，深信戰事愈延長，華府必愈讓步。他乃施其邊打邊和的政策，於一九六八年五月開始與美國在巴黎舉行和談。美政府初則局部停止空軍轟炸，繼則完全停止轟炸，以示談和誠意。無奈美方愈讓步，對方愈刁難。但駐越美軍總部仍感戰局有勝利

的把握，請求政府增派兵二十萬。詹森以戰事久延不決，民怨日積，國內種族問題又如如火如荼，不允所請。同年十一月依法改選總統，他以當選無望，在三月底便宣言不再競選，留下一個戰既難勝，和又難成的戰局。在冷戰史中，這可說是頗為悲痛的一頁。

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猶太國交惡已久，戰後曾發生過兩次戰爭。一九六七年埃及總統納塞年來處心積慮，整軍經武，曾獲得蘇聯大量的軍火接濟和訓練，以為猶太國受阿拉伯數千萬人民的

包圍，給她一個戰敗的教訓，實屬易事。詎知六月五日戰事發作，以色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大施空軍轟炸，把埃及、約旦與敘利亞打得落花流水。十日戰事終止。如果聯合國沒有接受納塞的要求，將隔絕埃及兩國和維持和平的國際軍隊撤走，戰爭是什九不會發生的。現在安全理事會又出來做和事佬了。這次戰事又證明一個人數不多（以國祇有二百餘萬人），智識水準高，而又科技進步的國家，可以戰勝人口眾多的落後國家。蘇聯間接也受了一個打擊，證明她給埃及的武器並不精良，威望大受損害，雖然錯處是納塞估計錯誤，自視太高，及其軍隊不會使用現代武器之故。但結果，埃及更一面倒向蘇聯，造成後者染指地中海及中東的局勢。

在歐洲的共產集團中，捷克算是一個最進步及最服膺民主的國家，但是她的命運真不幸。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崩潰，她乃宣告獨立。一九三九年希特勒進兵佔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告獨立。一九四八年被赤化。

捷克的共產政權是史太林式的，其領袖為諾禾梯尼 (Antoin Novotny)。一九六八年正月他受不了民主自由潮流的脅迫，不得不放棄政權。繼任的是杜思克 (Alexander Dubcek)。他傾向西方，很想把國家改革，讓人民享受一些自由民主。如果他的政策成功，其他衛星國家必起而效，結果東歐共產集團可能瓦解。何況在軍事上，捷克的戰略地位很重要。這當然不是蘇聯所能忍受的。

一九六八年夏間，克里姆以杜思克抗命不肯放棄其改革計劃，便在捷克邊境舉行其所謂華沙公約國的軍事演習，實則預備進攻。八月廿日，蘇聯、東德、波蘭、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五國軍隊開進捷克，進佔捷克（其實大部份是蘇聯紅軍）。小捷克在四面楚歌之下，祇有屈服，杜氏祇得去職。

不久，蘇共領袖發表布里斯尼夫主義。其要旨是：今後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如受內外的威脅，即無異威脅整個社會主義集團的共同利益。照這樣說，如果在北極或南極有一社會主義國家決定改採民主政治，蘇聯也可以託辭派海陸空軍去壓服這民主運動。這比什麼孟羅主義，杜魯門主義和艾森豪佛主義還來得猛烈。可見布里斯尼夫野心視史太林祇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蘇聯攻捷引起全球愛好自由的人士與國家的憤激與抗議。聯合國坐視不救，安全理事會雖有譴責的議案，但被蘇聯否決。美國一向默認捷克是蘇聯的勢力範圍，除非訴諸戰爭，也無可奈何，只能在宣傳方面去揭發她的赤裸裸的侵略政策。但有人說：一九六五年美國也曾派兵佔領鄰近古巴的聖多明哥國，以防止共產勢力奪取政權，豈不是同出一轍？乾脆說，都是想在冷戰中多樹立自己的勢力。

一九六七年，美國獲得一意外的收獲。印尼軍人因受不了總統蘇加諾的恣意妄為，外結蘇聯，內容共黨，起而革命，推翻蘇氏，肅清左派。如果沒有這種變動，這一億人口的東南亞大國遲早會赤化的。

尼克森與冷戰

尼克森 (Richard M. Nixon) 是在一九六九年正月出任總統的。早年他曾做過上下議員。在艾森豪佛八年總統任期內，他曾任八年的副總統。他初任副座時不過三十九歲，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可謂少年得志。他以堅決反共起家。一九六〇年競選總統，敗於甘迺迪。兩年後競選加利佛尼亞州州長又落選。有一位電視記者說：這是他的「訃聞」，即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結。詎知他在紐約執行律師業務數年後，當選為總統了。這倒是不尋常的事。

他的競選政綱對內為法律、秩序，與減低預算，對外則「再不會有類似越南」事件。他說他可以戰勝越戰，但怎樣勝法，他不肯明說，託辭很好，是怕妨害在巴黎的和談。他的左右會替他宣傳：美國的對外戰爭都是民主黨搞的，只有共和黨總統才講和平。艾森豪佛結束了韓戰，尼克森便會結束越戰，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介入越戰是一種錯誤。他們對詹森總統（民主黨）表示不滿，

都想「變」換個新人。

尼克森已任總統二十幾個月。看他的對外內的施政：既沒有保守派所想像的那麼右傾，也沒有像左派所想像的那麼保守，他是走中間路線的。

尼總統的外交政策很受其外交顧問葛辛基博士的影響（後者的為人與思想，作者曾在東方雜誌第三卷第十一期、五十九年五月，撰一專文發表）。他希望世界和平，結束冷戰。但從美國方面說，和平須基於三個條件：（一）夥伴關係，即美國今後對他國不當盛氣凌人，實行霸道。（二）實力，美國必須保持雄厚實力，在核子武器方面說，與蘇聯比較須保有「充份」比率（按過去美國主張要有優勢）。（三）以談判替代抵抗，願與蘇聯商談解決一切爭端。

尼克森有如其他美國總統，對歐洲極重視。因此，就職一月，便訪問西歐友國。他怕她們懷疑他的解脫主義，而對北大西洋公約起貳心。這是美國亟需防止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尼氏訪問亞洲國家時，途經關島，發表「尼克森主義」。當時很多人說這是解脫主義，美國想擺脫她認為過重的條約負擔（按，美國與四十個國家簽有輕重不一的盟約。）十一月三日他演說對此特加以詮釋：（一）美國將遵守她的條約負擔。（二）如果一個盟國的自由，或一個國家，其生存為美國或整個地域的安全所繫，受到核子武力的威脅，美國將給與核子的保護。（三）如係其他方式的侵略，倘經請求，美國願供給適當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直接受威脅的國家須

自負防衛的軍力責任。

因為這種新政策及為了滿足若干國民的要求，尼克森便開始撤退在越南的美軍，現已達十六萬人了。越戰「越南化」的意義，就是讓越南人去打自己的仗，美國只願負空軍和後勤之責。他以為撤了兵，表示誠意，北越便肯談和。美國人有時很天真，認為越南軍隊變強了，北越便會求和，否則她必遭受更大的困難。其實，以美國五十萬的雄厚大軍，飛機滿天飛，北越尚不肯和，難道她會害怕訓練好和裝備好的南越軍隊嗎？巴黎和談是很難成功的。她正在靜待美軍全部撤退。到那時，她才來個總攻。如果南越能粉碎這攻勢，她才會談和。現在戰況比較靜寂，是因為她正在養精蓄銳，準備一切。

尼克森也並不是一味軟化的總統，有時他也採取強硬政策。本年四月進兵高棉，把北越軍隊和物資的隱藏地帶摧毀殆盡。當時美國反戰人士及一部份輿論大為震驚，怕戰事擴大，又要青年兵士去送命。現在戰況好轉，證明他的戰略並沒有錯。他嘗說：「我不是為了打敗仗來做總統的」。美國人亦常以國家從未打過敗仗誇示於人。其實，一八一二年戰爭和韓戰是打敗仗的。

葛辛基博士評過去美國外交太保守太固執。一九四〇年和一九五〇年度的作風已不能適用於今日。「變」是時代和人生最難避免的事。因此，他主張外交也要有創造性和新思想。一九六九年八月，尼克森訪問羅馬尼亞。美國元首訪問共產國家，這是第一次。本年九月，他又訪問南斯拉夫，和狄多叙談。當然，這兩個國家都對蘇聯

的霸道不肯屈服的。奇怪的就是他所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比起美國的人民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現在冷戰變熱的地方是中東。美國在阿拉伯國家因有油礦投資，投鼠忌器，行動不免要受牽制。美國有猶太人近六百萬。在全國二億多人口中，數目雖不大，但既富資財，復多科技人才。任何總統或政客都得買他們的賬。為了維持中東的均勢，美國必須保全以色列國。埃及一面倒向蘇聯後，使白宮大傷腦筋。國務卿羅吉爾在八月間提議停戰，促使埃及兩國接受後，欣以為和談可以進行。詎知蘇埃竟利用此停火，在禁止增兵的蘇彝士運河兩岸之十二英哩的地區內大增其防空裝備。蘇聯對條約的信守本來是有問題的，現在更予人以戒懼的理由。

當八九月巴勒斯坦游擊隊劫奪飛機和綁架旅客，及敘利亞軍隊攻入約旦的時候，中東風雲險惡達於極點。約旦雖是以色列的敵國，但並不那麼過激極端，美國和猶太國都希望她的繼續存在，不要落於游擊隊之手。因為後者是主張以武力，根本消滅以國為其最終目的的。美國怕約旦王室被推翻，便調集地中海的第六艦隊和動員在美國本國和西德的傘兵以防萬一。九月下旬，尼克森遍訪地中海國家，如意大利，南斯拉夫和西班牙。他又在旗艦上檢閱第六艦隊和空軍的演習。他對士兵演講，稱：在最近數週，中東風雲緊張的時候，美國從來沒有這樣有實效的使用她的軍力。引滿待發而不必發射，那就是最有實效的使用。克里姆可能估計錯誤，以為尼氏怯懦畏縮及

國內問題甚多，人民厭戰，對外是不敢強硬的。其實他有如甘迺迪，在必要時亦能勇往直前，不惜一戰的。第六艦隊的示威可能是蘇聯壓迫敘利亞突然退兵的原因。

大阿拉伯運動和中東問題的主動者埃及總統納塞突於九月廿八日患心病去世了。他的逝世對中東局勢和冷戰影響如何，還要等相當時候才能看出來。

美國高空偵察機近發現蘇聯在古巴的善灰咕灣 (Cienfuegos) 建築潛水艇基地。潛艇也可以裝備核子飛彈，因為藏在水中，其為害之大尤甚於陸上的裝備。一九六二年美國曾威脅克虜赫夫屈辱撤回。這次如再有其事，她是不會讓它存在的。又本年九月初，智利大選，社會黨和共產黨聯合勝利，也可能激起冷戰的風波。

因為與中共發生衝突，蘇聯對西方的態度緩和下來。初則與美國商談戰略反飛彈體系的限制，好像在維也納的談判双方的立場已趨接近。繼則於八月十三日與西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双方都約定不用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西德承認德波兩國邊境的現況。蘇聯的外交政策最怕東西兩面受敵，故與西德接近，旨在釋西顧之憂。她雖會製造飛彈，及開發太空，但普通汽車，載重汽車和化學產品都製造不好，祇得請意大利的汽車公司 Fiat 到蘇聯去造普通汽車，現又擬請德國的汽車公司 Daimler-Benz 去造載重汽車。這都是美國國防部不准其福特汽車公司接受蘇聯的邀請的結果。九月廿八日蘇聯與西德簽一科學合作協定。西德深知與東德統一，暫時無望，但望與莫

斯科接近後，可以進一步與其他華沙公約國家改善關係。此外，由於她們對東德的壓迫，使其讓步，東西兩德人民的溝通，以及柏林與西德的交流可能日趨便利，無形中獲得精神上的統一。無疑的克里姆未嘗不希望西德漸與納多脫離關係，但後者的東向政策是先與美國商量好了的。

年來美國對其國人遊歷中國大陸與貿易會放寬些許尺度。論理蘇聯中共的衝突是自由世界所應歡迎的。但本年二月十八日尼克遜對國會的外交咨文中却有此一段：「我們願望的改善關係，並不是一種策略，想在蘇聯中共衝突中漁利。她們間磨擦的劇烈化對美國並沒有好處，因為我們並不願左右袒，也無意參加任何強國的集團來反對這兩大共產國家的任何一個。如果有些國家認自己為其他國家的永久仇敵，那麼，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這是美國的顯明態度。」當然，讓鵝蚌相持，是漁人最明智的辦法。

結 論

一九四五年戰事快要結束時，邱吉爾問羅斯福：美軍何時可以撤退歐洲，後者答稱：「最多不會超過兩年」。現在事隔二十五年，美國在歐洲的軍隊現在還有三十萬。可見當時羅總統對世界局勢是何等樂觀！

在過去二十五年間，冷戰雖繼續存在，但世界和平總算歪西倒的沒有被完全毀滅，就是說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已經是人類的幸福了。

為什麼祇有局部戰爭而沒有大戰呢？主因是

在美蘇兩國的國策。先談美國，她是現在最強最富的國家。一位富翁總不願意地方多事的，因為紊擾不安，於他祇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美國所希求者為維持與蘇聯的均勢（假如不能長久維持優勢）和現狀。北大西洋公約和東南亞安全條約，目的無非在此。

廿餘年來的國際經驗，使美國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一個國家無論如何富強要充份應付全世界，是力有未逮的。美國上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爾貝辣特 (J. William Fulbright) 早在一九六六年便在『權力的傲慢』(The Arrogance of Power) 一書中，呼籲政府知所約束國家的強權。他說：美國會有輝煌的成就，但現已到了一個歷史上的緊要關頭，就是一個強大國家踏上危機，不能看準何事是她力所能及，何事是力有未逮。過去有其他強大國家，到了這緊急關頭，仍野心勃勃，貪求無厭，以致力竭心衰，崩潰以終。」

富氏是民主黨人，但對民主黨總統如甘迺迪與詹森也居於反對和批評的地位。他的思想經過韓戰與越戰的教訓，已為朝野所重視。繼而有前任國務副卿及駐聯合國首代表賽爾 (George Ball) 所著『權力的紀律』(Discipline of Power) 也主張國力不當隨便濫用。尼克遜致國會的外交咨文中，也申述國力是有限的。他的解脫主義實溯源於此。

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武力有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她的核子力量可以毀滅全球人類二十五次。在非共產國家中，她的核子力佔百分之九

十五，英法祇共佔百分之五。但此力愈強，愈無所用之。第一，誠如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麥拉在其書中「安全的要素」(The Essence of Security)所言，沒有一個國家(指美蘇)擁有首次擊敗敵國的力量，換言之，首次核子總攻後，對方即無反擊的力量。現在美蘇都有反擊的核子武力。結果兩敗俱傷，根本沒有勝利者。同時想用戰爭來解決的問題，戰後問題會變為更複雜，有時更嚴重。蘇聯首腦人物對此也甚瞭解，豈敢輕言戰爭。

上面已經說過，蘇聯是一向不願直接參與戰爭的，尤其是與美國。借刀殺人，是她的無上國策。須知她的全國生產總額祇及美國的一半。人民的生活水準更不如美國人民。如果再有一次大戰——核子戰，蘇聯又被捲入漩渦，她將遭受的損害祇有比納粹進攻佔領時有過之而無不及。該國共黨領袖一再對人民約許建立赤色天堂已經五十年了。他們看見生活沒有多大改善，初則失望，繼則鼓噪，終則如何，不得而知。近年來自由思想的智識階級敢冒險要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及改良政制，足見人民對警察制度已感厭倦。此外衛星國家的軍隊與人民平時對莫斯科雖奉命唯謹，但在戰時，他們是否可靠，大有疑問。這點，克里姆知之甚稔。因此，從各方面看來，蘇聯也不願有世界大戰。

談美蘇冷戰似不能完全忽視中共。他們三者各懷鬼胎。蘇聯希望美國與中共戰，美國希望中共與蘇聯戰，中共却希望美蘇兩國戰。大家都想不介入，而坐收漁人之利。這種三角關係使世界

局勢更複雜化和嚴重化！

時至今日，美國初期對蘇的圍堵政策可說已經失敗。蘇聯出了籠，跨過了圍堵線。她的勢力現已伸張到了中東和地中海，更遠達到美國的庭院——古巴！美蘇衝突是世界性的，內容非常複雜。比方越戰與中東爭執都相關連而互相影響的。有人說：希望兩個超級強國解決重要的實質問題是一時不易辦到的，不如先從邊緣的次要問題着手，如發展貿易，溝通文化交流教授，太空合作，鼓勵遊客，運動比賽，劇團表演……等。時間久了，雙方便會感覺合作較爭執打架有意義有好處。習慣既成，心理便會改變。兩國關係日趨良好，重要問題便易趨解決。其實，美蘇邦交還有一個最大關鍵，就是信任問題。很少美國政要相信蘇聯會遵守條約的約束。

美蘇修好縱令能實現，是需要時間和耐心的。從現勢觀察，作者相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美蘇兩國間的冷戰還會繼續時張時弛，有高潮，有低潮，但東歪西倒的和平還可以維持。

- 註一：Charles E. Bohl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72
- 註二：Robert Murphy: *A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p. 208
- 註三：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 547-559
- 註四：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46
- 註五：Lord Moran: *Churchill, taken from*

the diaries of Lord Moran, p. 337-338

- 註六：Charles E. Bohlen: *idem*
- 註七：Charles E. Bohlen: *idem*
- 註八：Harry Truman: *Memoirs: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p. 104-07
- 註九：The Forrestal Diaries, p. 265
- 註十：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XXV, No. 4, July, 1947*, p. 566-82
- 註十一：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p. 233-235
- 註十二：Harry Truman: *idem*, p. 242.
- 註十三：Dean Acheson: *idem*, p. 764
- 註十四：Anthony Eden's *Memoirs: Full Circle*, p. 112
- 註十五：Dwight D. Eisenhower: *Mandate to Change*, p. 479.
- 註十六：Richard Nixon: *Six Crises*, p. 262-274
- 註十七：William J. Lederer: *The Ugly American*
- 註十八：Arthur M. 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p. 344-378.
- 註十九：Robert Kennedy: *13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Crisis*
- 註二十：Arthur M. Schlesinger: *idem*, p. 823-24
- 註廿一：Charles de Gaulle: *Memoirs de Guerre*, Tome III